

百密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向 宏 编译

疏

每个人生来都具有“悬念癖”，
人类天生就有讲故事的才能，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
往往下意识地，把悬念当作一种必不可少的要素。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

Alfred Hitchcock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ALFRED HITCHCOCK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4

百 密



疏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密一疏 / 向宏编译.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5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ISBN 7-106-01607-1

I. 百… II. 向… III. 故事-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838 号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4

书 名 百密一疏

编 译 者 向 宏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厂

照 排 北京春辰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63044503)

版 次 2000 年第 1 版
2000 年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印张 / 13 字数 / 330 千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607-1 / I·0266

定 价 21.00 元

前 言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

什么是悬念？

希区柯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

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

其实，希区柯克的作品并非只靠悬念吸引人，其内涵要深刻得多。

希区柯克对人类的心理世界有着深刻的体悟。

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希区柯克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冷酷的，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的荒谬。

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些变态，备受焦虑、内疚、仇恨或情欲的折磨，希区柯克对变态心理学有着持久的兴趣。

希区柯克对杀人狂的一段评论，很典型地表明了他对这类人的态度，他说：“人们常常认为，罪犯与普通人大不相同的。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罪犯通常都是相当平庸的人，而且非常乏味，他们比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更无特色，更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罪犯实际上是一些相当笨的人，他们的动

机也常常很简单、很俗气。”

希区柯克认为人是非常脆弱的，他们经不起诱惑。

约翰·阿登在评论中产阶级时说：“他们那种光明磊落和仁爱厚道的天赋品质从未经受过严格的考验。一旦他们经受考验，就土崩瓦解了。”

希区柯克也这样认为：人们的正派和善良的品质可能是天赋的，但常常经受不住严格的考验。

于是我们在希区柯克的作品中，看到一个个受到诱惑的灵魂，逐步地脱去人性的外衣，滑向罪恶的深渊，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最终是害人害己。

希区柯克的作品结构巧妙，这是为世人公认的，以致形成了一种“希区柯克模式”：故事的结尾曲折惊险，出人意料，其中不乏黑色幽默式的场面。

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作品，一向以结构精巧著称。与他相比，希区柯克的一些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区柯克的作品，可以当作写作的范本。有志于创作的朋友，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文如其人，希区柯克能成为一位艺术大师，这与他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

希区柯克对人生抱着一种奇怪的恐惧感。

他认为，骇人的东西或者潜伏在阴影里，或者潜伏在只身独处的时候，有时，当我们和正派、友好的人在一起时，也会感到十分孤独、险象环生和孤立无援。另外，在希区柯克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虑，一种绝望的感觉。他的那部影片《破坏者》初次放映时，在广告上加上了“当心背后有人”的副标题，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暗示了希区柯克本人具有无时不在的偏执的疑惧。

他的这种感觉源于童年。

希区柯克的童年时代孤僻得出奇。他对童年的全部记忆就是

孤独；因年龄差异，跟哥哥、姐姐合不到一块；对父母敬而远之；他还怕老师、警察，怕有权有势的人。

希区柯克小时候喜欢猎奇，对谋杀、下毒之类的事情深感兴趣。他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

他认为，人世间充满了邪恶，无法逃避，他对此是抱着又害怕又欣赏的心情。

通过艺术创作，希区柯克有了许多机会探索人类行为中那些奇怪的侧面。

希区柯克后来的作品之所以有很好的效果，多数是由于他总是将不同寻常的事件放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之中，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

希区柯克艺术上别具一格的主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悬念，但是，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焦虑。即使他长大成人之后，也经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荒谬的忧虑。例如，他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以至于到了美国后，几乎不敢开车出门。有一次，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

希区柯克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

他的知名度极高，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很少。

他虽然身处名利场中，却离群索居，怕见生人，整天在家里跟书籍、照片、夫人、小狗、女儿为伍，只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

他也许有点古怪，难以理解，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他是一个献身艺术的人。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拍出一部杰作，而不是赚钱（虽然钱也会随之滚滚而来）。希区柯克不参加各种社交聚会，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他除了拍片之外，的确是一心二用的。有人问他，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那他愿意做什么，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爱画，但

我不会画。我爱读书,但我不是作家。我只懂得制片。我绝不会退出影界,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

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他事先筹划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并且全神贯注、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

对希区柯克来说,电影仿佛是这么一种手段,它能使惊恐不安、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进行巧妙的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对希区柯克来说,电影似乎是一种工具,那就是在他确认人们需要它的地方,可以暂时从精神上来支配人们和拥有人们。

从他导演的影片和某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来看,他常被看作一个厌世者,尤其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可是,跟他共事的人却往往把他描绘成一个最和蔼、最文雅的人。在他所工作的摄制组里,妇女始终占着很大的比例。他跟她们相处得很好,甚至比和男人相处得还要好些。

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其丰富的意蕴,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享受。

为了更好地展现希区柯克的悬念天才,让中国大众全面地了解这位悬念大师的艺术成就,我们在大师众多的影视作品中精选出最精彩的作品加以整理和改编,介绍给广大读者。

这些作品构思巧妙、结构新颖,读者在娱乐消遣之余,又能引发对人类本性的思考。

目 录

前 言

不在现场的人证	1
百密一疏	9
按摩女之死	16
爱情勒索	31
窗帘后的男人	42
“大人物”和小事情	49
财迷心窍	58
大学生之死	72
公平的陷害	83
菲尔曼太太失踪之谜	88
假释的人	98
风流寡妇	105
懒洋洋酒吧	118
老手与雏儿	132
两难的举认	139
裸体女郎	150
梦的启示	164
潜伏在身后的老虎	174

目 录

女人的直觉	189
弄巧成拙	199
千里眼	207
失踪的作家	222
伤害的代价	236
三十万元绑票案	249
枉费心机	267
致命的错误	273
四十俱乐部	282
鸳梦难圆	298
一百万元的陪葬	314
用心良苦	329
拙劣的骗术	338
罪孽	353
征婚陷阱	368
自作聪明	381
“真实”的谎言	389
两件风衣	403

不在现场的人证

凯恩警长心中的那种窝囊劲儿就别提了，他真的很生自己的气，他“铁定”认为，杀人凶手就是眼前的这个故意跟他兜圈子的小伙子，但却拿不出充分的证据。

他用手摸了一下短髭，掉头瞄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年轻人。这个名叫巴登的小伙子，从他上幼儿园还是个小萝卜头的时候，他就认识他了。当然，现在他的个子长高了，也算是个大人了，他蓄着一头染成荞麦色的披肩长发，还留了两道浓密的八字胡。

巴登察觉到警长投在他身上的视线，不以为然地向他撇撇嘴。如果没有那令人厌恶的胡子和长发，他微笑的脸庞仍然含有些许稚气，但是凯恩警长可以感觉到，潜藏在他那一对淡灰色眼睛后面的，除了凶残，还有嘲弄。

警长的下颚咬紧了，竭力压下自己的愤怒。

现在，他正带巴登去见一位护士，她的指认将会使她成为巴登在现场抑或不在现场的人证。

凯恩警长心里明白自己为什么恼火了，这位护士的指认将是非常关键的，巴登可能会被指控有罪，但也有可能逃脱惩罚。究竟如何，都要看这位护士的了。

想到此，他不禁在驾驶盘上猛地打了一拳。

汽车驶入一家私人公寓的停车场，护士柯琳丝小姐就在这座大厦里照料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

凯恩警长让巴登在接待室等候，自己先走了进去。

穿着护士服的柯琳丝小姐正在那里等候他，那是一间漂亮的

书房，四周书柜上摆满着书籍，一张硬桃木的写字桌，桌面亮得光可照人。

柯琳丝小姐是位黑发、褐眼睛的姑娘，身高和凯恩警长差不多，文静的面容上，一双褐色的眼睛真诚、庄重。

凯恩警长作了自我介绍，并向她介绍案情。

“柯琳丝小姐，我必须先给你介绍一下案情的大略情况，”他说，“这样，你就会明白，你的指认非常重要。”

“一年前，也就是去年二月里，在大景镇开酒店的卡尔特，在一次抢劫案中遇害身死。那天是周五夜晚，酒店生意兴隆，现金不少。卡尔特被残暴地打得遍体鳞伤。差一刻十一点时，他被一位顾客发现，那时他已不省人事，救护车抵达时，人已气绝身亡。”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线索，卡尔特死亡时，手里抓着一把金色的头发。此外，一无线索，没有指纹，没有凶器，也没有目击者。”

“然而，上星期，一位名叫邦达的年轻人从海外回到镇上来，以前，他对这件人命案一无所知，但当他听到后，立刻来找我。邦达去年二月，请假回镇奔丧，他母亲过世，告别仪式就在命案发生的那个星期五，他必须当天晚上赶回西海岸。”

“酒店对面的街道，有一座公共电话亭。时间非常紧，但他还是走进电话亭，挂电话和女友话别。他说当时电话亭的灯坏了，所以巴登没有看见他。巴登我带来了，过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不过，邦达看见巴登在对面酒店里和卡尔特在一起。那时候他并没有想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他还沉浸在悲痛中。不过他说，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吵架。那时，他看了看表，时间是十点三十五分。之后，他向女友说再见，便急急离开了。那正是卡尔特被人发现不省人事之前的十分钟。”

凯恩警长叙述时，柯琳丝小姐一直以一种关切的神情看着他，当凯恩警长说完后，她问道：“当他看到人命案时，为什么不马上报案呢？”

“那是因为他当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在海外,当然他与女友经常通信,但女友也不曾提起这件事。镇上又没有其他人和他通信,他也没有阅读本地的报纸,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件人命案,一直到回来。”

“可是这件事我能帮什么忙呢?”柯琳丝问。

“我们找巴登问话,他说命案发生前一天他外出了,那天晚上他正好回镇。镇上没有人看见他。我们发现在卡尔特手中的头发可能是他的,长短、颜色都相似。但是,他说命案发生的那时刻,他和令尊在一起,他还说了些细节来证实他的说词……”

“等等!二月?”柯琳丝打断了凯恩警长的话,“是的,家父是来过这儿。是二月十八日。因为他是来我这儿拿礼物送母亲,我母亲生日是十九日。可是家父已经不能作证了,因为老人家第二天不幸车祸去世了。”柯琳丝说完,神色有些黯然。

凯恩警长点点头,“是的,我知道。那就是我们需要你帮助的原因。巴登告诉我,那天,他曾与令尊一起到这儿来过,并见到了你。”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不过我有我们的推论。你知道,打巴登小的时候,他就有个名叫马克的好友,他们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甚至他们的母亲也会弄混。他们蓄了胡子及留了披肩发之后,就更加难以辨认了。邦达说他认识这两个孩子,他发誓,那天晚上他见到和卡尔特在一起的是巴登,肯定不是马克。卡尔特的店里灯光良好,迎面又是大窗户,因此他说他可以肯定。可是巴登居然提出了他不在现场的人证,那就是令尊。这样,事情便有些复杂了。但我想,那可能是他们刻意串通设计的一个诡计,人命案发生后,马克便告诉并训练巴登记住那天他与令尊在一起的一些细节,以便万一被追查时,他可以提出不在现场的人证。现在,令尊车祸身亡,他们自然只有押宝在你的身上了……”

凯恩警长不平静地讲这一切的时候,柯琳丝小姐只是静静地听。当她发现凯恩警长停顿一下,正在注视她的时候,不禁扬扬眉

毛问道：

“那么就是说，这个叫巴登的人告诉你，我是他不在现场的见证人？”

“哦！不，他这点倒也很聪明。不错，他早知道令尊去世，但他只是给我们一个令尊的名字，由我们自己去调查。然后，当我们告诉他，令尊已死亡时，他佯装大吃一惊，最后才提到，他记得他曾和令尊到过这儿，也许你会记得他。”

柯琳丝的视线不安地移开凯恩警长，面露难色。

“柯琳丝小姐，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我们还没有对巴登提起公诉。因为这个案子，我们还没有多少证据。假如对他的指认，你不能肯定的话，我们则必须继续努力侦查到有力的证据，才可以将他移送法庭审判。不过，假如你能肯定说，这人不是去年和令尊一起来的人，并且愿意作证，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送上法庭。巴登自认为他很无辜，我们却认为他没有那么好。由于他与马克长相酷似，他已经逃避过不止一次的惩罚。不过，假如这次再让他逃脱的话，也就是说，假如他能藉那天他来此地的一些谈话之类的细节而使你相信他就是那天来的那个人，便太便宜他了。”

柯琳丝小姐咬咬下唇，两眼眯了起来，“那我可不敢保证，我不知道……那天，我只见过他一面……喔，当然，假如是他的话……又经过一整年的时间，我怎能肯定……”

“我们明白你的难处。”凯恩警长安慰她，“我们只希望你能够尽最大努力，然后告诉我你真实的想法就可以了。”话虽如此，凯恩警长的心中不禁暗暗祈祷。

她的脸上浮现一抹苍白的微笑，“好！我尽力试试。”

凯恩警长走出房门，进入通道，招手让巴登进来。

巴登大大咧咧走进来，淡灰色眼睛闪烁着，径直来到柯琳丝小姐面前，与她握手，“柯琳丝小姐，再次看到你真高兴。”之后，他又压低了声音，“听到令尊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谢谢你！”她的声音轻轻的，仔细审视着站在眼前的年轻人。

“对证可以开始了吧，”他把头转向凯恩警长，故意做出一种潇洒的表情，“请问警长有何训示？”

对他的这一套小把戏，警长以前见得太多了。但他不露声色。

“我们要的是你不在现场的证明。”

柯琳丝看了一眼凯恩警长。

“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怎样来进行这件事。”她说，“虽然巴登先生看来有些面熟，但我知道我很难确切指认。不过，我可以问一些问题，假如你能回答我的大部分问话，并且又能令我满意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作证说，他就是那天来这儿的人。”

“那么，请问吧！”巴登耸耸肩，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唔，首先，”柯琳丝说，“你记不记得当我父亲为我们介绍时，你说些什么？”

巴登淡灰色的眼睛闪烁着，“那当然。我说，我认为我与令尊一见如故，因此你最好视我为长兄。”他的眼睛急速一转，向警长投射过来一丝得意的神情。

警长看看柯琳丝，她点点头，但是几乎感觉不到。

“你们几点抵达这儿的？”她接着问。

他摇摇头，“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时间，不过我知道，当我们告辞时，楼上的老太太正高声嚷着要按摩背。”

柯琳丝再次点头，“那是我妈妈，她一天要按摩三次——假如能使她舒服点嘛……”她顿住，没有说下去，接着又问，“那次我父亲来看我有一个重要目的，相信你不会忘记。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巴登的前额——在披肩发的掩盖下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前额——皱起来，他抿着嘴，歪歪头，一副集中心神思考的模样，“唔，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不过，我想是你要交给令尊一件礼物——你准备第二天送给你母亲的生日礼物。那是一盏灯，底座是用一个

从前用来印壁纸的滚筒所做的，你认为你的母亲会非常喜欢。”

不用说，柯琳丝的表情显露，他又答对了。

“对此，我父亲说什么了吗？”她接着问。

巴登咧嘴笑了，“他告诉你，如果它还能用来印壁纸，对你母亲而言，将会更加有意义，因为你母亲花费在房屋装潢上面的钱和印的钞票一样多。”

凯恩警长泄气了，马克的教导可真细致。

“然后我父亲告诉我，我哥哥打算送我母亲什么东西？你还记得吗？”她又问了。

沉默，这一次，巴登犹豫了。最后，他摇摇头，“对不起，这一点我忘记了，我想不起来了。”

他再次咧嘴笑笑。当警长盯着他时，他那双眼睛似乎在说：“那没有太大关系，一点儿也没有关系，整体而言，我已经过关了。”

柯琳丝面露忧色，向宽大的法式落地窗走去，眼睛看着外面绿油油、光滑滑的草坪。

“你能描述我父亲的长相吗？”当她问巴登时，眼睛依旧望着窗外。

“唔……”巴登欲言又止。

凯恩警长有种被侮辱的感觉，他想，他们对这一点显然不会忽略，但他还要故意装出慢慢回忆的样子。简直欺人太甚。

“我可以描绘一下他的模样，不过我没有把握。他没有我高。”说着，他还走到警长身边比了一比，他比警长高出差不多六寸，“他不很胖。就我印象，他皮肤红润，是的；另外，他的手背上全是红毛，现在我想到了他放在驾驶盘上的那双手，还有，他几乎烟不离手。”

柯琳丝把头转回房间，无助地看着警长，“不错，他说的对。我爸爸就是那样的。我不知道还该问他什么了。依我看来，他似乎是那天来的那个人。”

巴登有些得意忘形了，“怎么样！警长！”他向凯恩警长走过去，“我一直跟你说，去年那天，我并不在酒店附近，现在你可以相信我了吧，邦达看错人了。”

凯恩警长思潮汹涌，懊丧极了。他知道，假如他询问马克，说他就是邦达看见的人，他也会提供出他不在现场的人证的。

巴登更加神气了，“警长，假如我现在可以走的话，我会感激不尽的。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你可以送我到汽车站。”

凯恩警长与柯琳丝小姐握手告别，“谢谢你，我相信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过，我仍然认为巴登从来没有到过此地，好歹我们还要找到证据才行。假如你想到什么别的，希望能和我们联系。”

柯琳丝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一个，既不能向警长说抱歉，也不能向巴登道贺。最后，她只能说：“很抱歉，我只希望我已尽到责任。”她的眼中透出明显的犹豫之色。

她送他们出去，两个男人站在敞开的雕刻门边，和她握手。

“再见，再次谢谢你。”凯恩警长说。

“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见？”巴登扬起眉说道。

“再见，祝你们愉快。”她含糊地说。

凯恩警长去发动汽车，内心被失望压得沉甸甸的。刚抵此地时的怒气，变成一座大山一样的压迫感。经过一年了，这个家伙应该在什么地方犯个错的，但现在，他却依然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身旁。

但当汽车行驶到接近宽大的入口处时，凯恩警长从后视镜中发现，柯琳丝小姐挥着手，沿碎石子车道向他们追了过来。

凯恩警长刹住汽车，然后探出头来迎接她。

她跑到巴登坐的那边，倚靠车窗，气喘吁吁。她望着警长说：“我想到一件事了，那会使事情更加可以肯定。”说着，她的视线又转回到巴登这边，“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和家父离开这儿的时

候，他转向哪一个方向？”

凯恩警长的心震颤了一下，因为他看到犹豫明明白白地表露在巴登的脸上。

他看出来，巴登左右两难了。警长心想：好！小子，你只有一半的机会，一条是对的，一条是错的。可是，那可不是押宝啊！

凯恩警长关掉了引擎，沉默是痛苦的，也是难熬的。有一会儿，他几乎觉得自己有些为那孩子难受。

“小家伙，回答她！”警长粗声催促。

巴登掉转头，在他那双淡灰色眼睛的闪动中，警长看到了迷惘和不安。

巴登只有赌一把了，他抬起头，看着柯琳丝的眼睛，“当然是向南的了。”说这话时，头颅还满不在乎地一仰。

两个男人都看着柯琳丝，一切全看她的反应了。

她看着他，慢慢地，非常慢地摇摇头，又转向凯恩警长，“家父……”她说，眼睛并不看巴登，“天生总爱转向。大多时候，在该右转时，他会左转，反之亦然。他经常来这儿看我，所以我告诉了他一种弥补的办法——第一感总是错的——因此，他才能走对方向……可是那天晚上他在打电话向我报平安时，顺便告诉我，他又把方向搞错了。那是因为旁边有人和他说话，他分神了。他先朝北开了将近二十里的路，才领悟到走错了路。”

她停住了，目光尖锐地转向巴登。

看得出，巴登懊丧不已。

凯恩警长开腔了：“巴登和马克知道令尊车祸身亡，所以他们精心推敲了与你有关的每一个细节，但却忽略了令尊和马克离开后的事，因为他们认为那些事你未必会知道。”

他发动引擎，与柯琳丝握手告别，回头转向巴登，“一切都结束了，小伙子。现在，我就送你回大景镇。”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不过，我不会送你到汽车站，我要送你进拘留所。”